

心脏支架何以从1.3万元降至700元

“国家队”朝高值医用耗材砍出第一刀，新价格明年1月1日起实施

重量仅约0.03克，却比黄金贵千余倍；均价高达上万元，却每年卖出约150万个。一枚小小的冠脉支架，撑开了百万患者的生命之伞，但也击中了百亿支出的“负担之痛”。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推算，我国心血管病患病人达3.3亿，十年间冠心病手术从23万例发展到超过100万例。据推算，每年要用掉150万个心脏支架，总费用约150亿元。

如今，随着“国家队”出手，这一痛点将成为历史。上个月，设在天津的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简称“联采办”）传出重大利好，首次国家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冠脉支架均价从1.3万元左右跳水至700元左右，降幅达93%。明年1月1日起，新价格将正式实施，预计每年可减少上百亿元支出。

如此多的“水分”是如何挤出去的？近日，记者走进联采办，走近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谈判团队，探寻“灵魂砍价”幕后的故事，感受小支架背后的医改大民生。

一场惊心动魄的开标

“当天的开标，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也不为过。”尽管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但回忆起上月初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申报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情景，联采办集中采购组组长高雪依然眉头飞舞。

这是联采办正式成立不到两个月经历的第一场大考。11月5日上午，企业代表和工作人员早早进场，容纳百余人的会议室内，仿佛连空气中都氤氲着紧张的味道。

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联采办的工作人员按流程宣读采购申报流程，11家符合资格的中外生产企业带着26个支架产品公开投标，企业代表将装有已填写完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申报表的密封信封，依次投入箱内。

会场之外，各企业人员也在焦灼地等待结果。“我们在外场设置了座椅，但几乎没人坐，大家来来回回踱步，等待着会场内传来的消息。”高雪回忆说。

全部企业的报价单放入箱内后，公证员走到箱前，在现场所有人的注目下将所有信封取出，联采办业务科科员张明慧在公证员的监督下，拿起第一个信封，打开一看，上面的数字有点出乎意料，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将报价递给同室宣读。

“645元。”话音刚落，现场陷入短暂的沉寂，随后发出了一阵“哇”的惊叹声。

“第一家就报出低于千元的价格，而且还是医院需求相对较大的产品！一瞬间，我们觉得事儿稳了！”高雪难掩内心激动，右手不由自主地拍了一下桌子，悬着的心一下放了下来，疲惫也一扫而光。

前一夜，高雪辗转反侧，几乎没怎么睡着，凌晨5点就起来，又挨个叮嘱企业竞价投标细节。

令高雪更为惊讶的是，紧接着又有企业报出了469元的“地板价”。“590元”“775.98元”……台上大屏幕上的数字不断跳动，产品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确定排名，实时更换，场下企业在拿笔记着同行报价，时不时发出不可置信的低呼。

待报价全部宣读完毕后，高值医用耗材全国集采“第一单”宣布成功。中选的10个产品中，最高报价为798元，最低报价为469元，包含6家国内企业的7个产品，以及2家进口企业的3个产品。

“10个中选产品有7个是原市场份额的前十名，还有1个是原市场份额的第11名。”联采办主任、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张铁军说，中选产品和医疗机构报量的重叠度高达70%，这也保证了医生的使用

感和临床选择习惯和过去相比差别很小。

半年锱铢必较的谈判

明年1月1日起，降价冠脉支架执行已近在眼前。为了能按时、按量、保质供应，不出岔子，联采办仍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

此次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的冠脉支架首年意向采购量超过107万个。按最终协议采购量计算，年采购金额为6.70亿元，每年可节省采购费用117.25亿元。

半个多小时的竞标开标，令人满意的价格，背后却是“国家队”大半年锱铢必较的“灵魂砍价”。

“我们从今年5月开始就着手开发了数据平台，对全国2400多家医疗机构过去一年的冠脉支架采购量、使用品牌等进行数据采集，并对国内外生产企业进行反复调研。”高雪说。

9月14日，联采办在天津成立，明确由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具体承担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实施采购任务，冠脉支架成了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

虽然手握采购量这个筹码，覆盖医疗机构意向采购量的80%以上，但与企业谈判依然是一场艰难的博弈。

“我们邀请企业一对一座谈沟通，但每个企业都打着自己的算盘。”高雪皱了皱眉头。

为了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团队又对国内外“行情”进行了细致摸底。国内市场冠脉支架的平均价格为1.3万元，最便宜的也要7500元以上，此前江苏冠脉支架试点集采的最低谈判价格达到2850元。而在国外，2020年3月，印度政府规定药物洗脱支架天花板价调整为756元，德国一些冠脉支架价格在100欧元左右。

高雪直言，自己像是一个谈判官，用着《孙子兵法》里的招数，随机应变，见招拆招，在一对一企业面谈中字斟句酌，一遍遍触摸企业可能报价的底线，试图突破他们的价格防线。

在前期的企业座谈中，不少企业还在互相询问着对方心理价以及支架产品的最新发展，但到了后期，企业都不愿意再亮出自己的任何底牌，见面只是寒暄。

10月份，联采办发布了《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文件》，明确了申报语言、计量单位和医用耗材名称、医用耗材规格型号表示、申报报价填写等内容。仅这一份材料，团队成员就改了30余次，甚至还模拟“角色扮演”，站在企业和医疗机构立场上寻找文件漏洞。

“请教了多少专家、律师，开了多少次企业面谈会，预演了多少次，真的已经记不得了。”高雪说。

千亿降费大单的期待

“集中带量采购，就是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给高值医用耗材‘挤挤水分’。冠脉支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高雪笑着说，“接下来还有1350亿高值医用耗材等着我们去推动、去解决，未来还会有惊喜！”

高值医用耗材，指的是直接作用于人体、对安全性有严格要求、临床使用量大、价格相对较高、群众费用负担重的医用耗材，例如髋关节假体、耳内假体、颅骨矫形器械等，全国市场规模达1500亿元。它们对于许多患者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但高昂的价格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例如髋关节假体的价格基本都在万元以上。

此次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为治理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流通乱象打响了“第一枪”，这一枪不仅打得响，而

且打得准。

“全国老百姓都关注这件事儿，说明我们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方向走对了。”高雪说，“8岁的闺女看到我出现在电视上后，给我买了根冰棍吃，她也知道爸爸干了件大事儿。”

冠脉支架降价的消息上了“热搜”，高雪和团队成员美滋滋地看着网民对此的评价，但其中也有网友有疑问：一分价钱一分货，为什么支架能有这么多水分，与降价一起降的会不会还有质量？

高雪解释说，高值医用耗材里的价格水分大，从厂家、中间流通商、医药代表等，每个流通环节上都存在水分。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钟东波说，对于这样的降价幅度不必太过惊讶，更不用担心企业报价是否已经低于成本，因为经过前期一系列的成本测算、财务报表分析等，这个报价其实是在合理范围内的。

钟东波介绍说：“通过带量采购，我们明确了采购数量，把中间销售费用全部节省，相当于直接还给社会、还给老百姓。这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也给产业健康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环境和基础。”

冠脉支架的价格降下来了，最受益的还是老百姓。北京安贞医院心内一科主任宋现涛说：“我国冠心病的发病人群非常高，且逐年增长，这次价格大幅下降后，让很多原来看不起病、做不起手术的患者，也有更多机会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老百姓所关切的，就是我们要努力的。”高雪和同事们脚步并没有停下，一个又一个造福患者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无论是冠脉支架还是后续其他高值医用耗材的谈判，都是造福患者的事，我们要一块一块地砍！”高雪说。

(据新华网)

禁令之下，二手平台上为何还能买到开房记录、户籍等个人信息？

“提供任何信息查询服务”“可查任何信息”……“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平台上，有一些声称可以提供个人信息查询服务的卖家；户籍、房产、开房记录等隐私信息，有的几百元就能买到。

市场监管总局等14部门今年曾联合发布通知，于10月至12月开展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重点任务之一是加强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监管。一些二手平台多次发布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公告，冻结并公示了一些涉及出售隐私信息的会员账户。

禁令之下，这类违法违规交易为何依旧活跃？

依然有卖家出售各种个人信息，有的几百元就能买到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多位卖家的帖子中，个人隐私信息被明码标价公开出售。

一位卖家的服务清单显示，可以查询的信息内容包括个人户籍、名下房产、出行记录、3到5年内的个人开房和同住开房记录等20多项，不同信息的查询等待时间不同，费用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记者了解到，户籍类身份信息查询起来相对较快，价格也便宜。有卖家表示，“260元，10分钟出结果。”他随后发来一张电脑截图，声称是刚刚帮人查询的，截图里的10个人同名同姓，而标红者就是被查询人员。这些身份信息包含了姓名、证件照、民族、户籍地和身份证件号。在名字下面，一行灰色小字显示上述结果来源于“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

“查开房记录一般需要一两天，2000元可以查5年内的。”卖家提供的截图中，一套信息包括入住者姓名、手机号、入住时间、房间号、酒店名称和地址等。

“提供手机号码可以查淘宝地址、美团地址、快递地址，找人肯定没问题。”卖家说。

一般来说，在二手平台上发布商品信息是先发布后审核，这就给了一些不法卖家可乘之机，比如规避平台的关键词过滤系统。

记者注意到，为规避平台关键词监管，

一些卖家在平台以“代查信息”为商品名招徕买家，再通过QQ或微信进一步沟通。还有一些人在其他卖家的评论区留言发布“代查信息”，逃避监管。

违规违法交易为何屡禁不绝？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有的卖家从7月开始便持续发帖，一直未被封号处理，有的则是最近才注册的账户。

业内人士认为，平台对这类交易没有尽到“守土有责”的监管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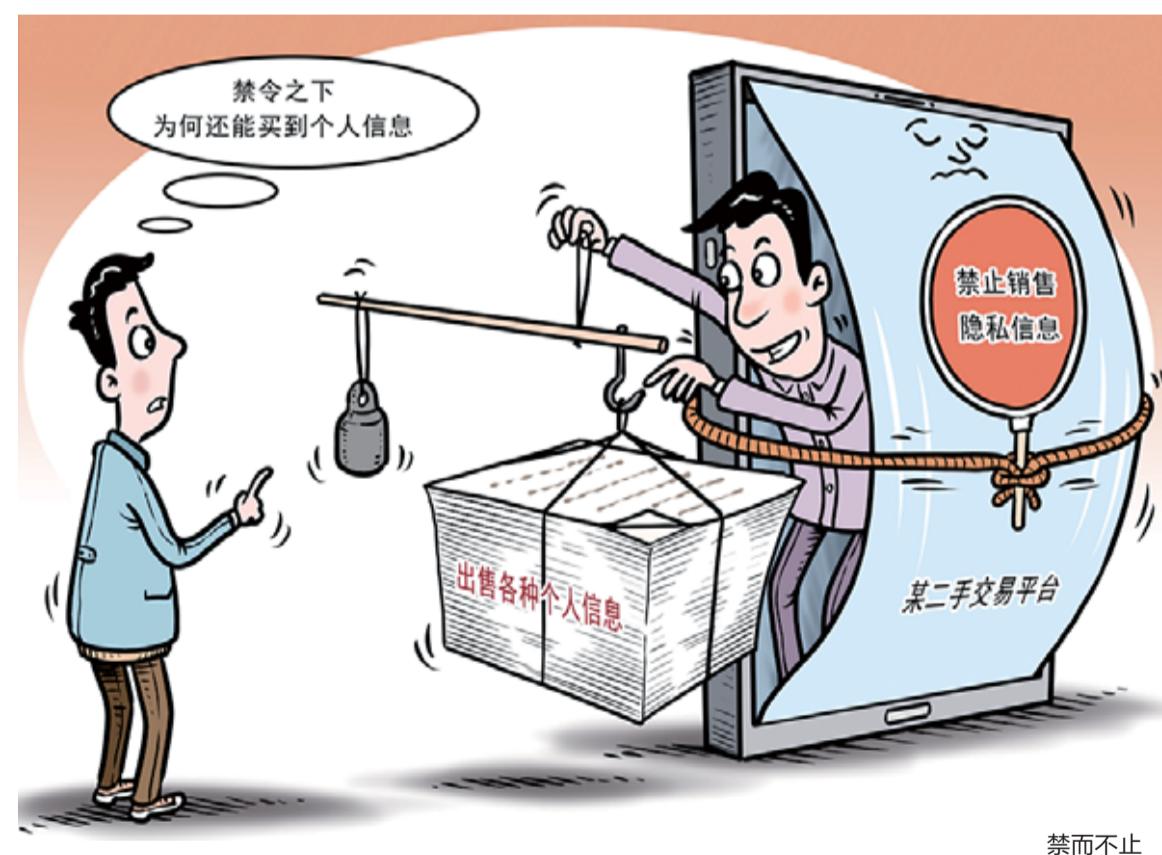
记者查阅相关二手平台的用户协议，协议中声明，用户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平台对交易双方的行为合法性、有效性等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虽然部分平台用户协议中有所谓的“免责声明”，平台方也不直接参与用户之间的交易，但作为二手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方对于平台上的违法行为有着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

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佳成认为，平台方应当严守法律底线，主动承担起遏制平台违法交易的责任，自觉履行应尽的法定义务。

此外，平台对发布违规违法商品的卖家处罚力度也不够，一般只是通过下架商品、封号等措施予以处罚。一些不法分子换一个号便可再次入驻。

虽然平台要求，用户在注册时需要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并进行实名认证，但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卖家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常常使用由他人实名认证的账号进行交易。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商家还在二手交易平台贩卖“带实名认证”的平台账号。

“单个账号70元一个，有交易记录的200元至320元不等，均已实名认证。”

堵住信息泄露源头，加强审核监管

业内人士表示，要想杜绝二手平台上个人信息买卖，应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要堵住信息泄露源头。记者调查发现，二手平台上被倒卖的个人信息不少来源于黑客盗取和“内鬼”泄露。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表示，当前，部分平台的应用程序接口存在安全漏洞，容易被黑客攻击。不法分子通过一些平台的信息接口，非法访问其数据库，继而造成

信息泄露。

调查中，有的卖家称自己就能直接查询，有的称要联系在相关部门做事的“上家”具体操作，有些就是行业“内鬼”。

一名卖家在帖子里公开表示，自己曾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现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可以代查任何信息。“我现在兼职查询信息，着急的话，工作室还有其他人能查。”

此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一起派出所原民警受贿提供公民信息的案件。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某派出所原民警聂某伙同辅警郭某等人私自违规使用公安数字证书登录公安内部信息网查询系统，查询不特定人员公民个人信息54618条，非法获利32万余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30万元。

其次，业内人士表示，二手平台应切实承担起审核、监管的义务。何延哲建议，监管部门要督促二手平台加强事前、事中监管，严格把关。平台应进一步加强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维护平台生态健康。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立法机关应针对二手电商交易市场的现状和问题，完善顶层设计，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执法机关应加强执法和普法宣传，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与素养。胡佳成提示，非法获取、提供他人信息，不仅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规定，将相关工作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提供给他人的，将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